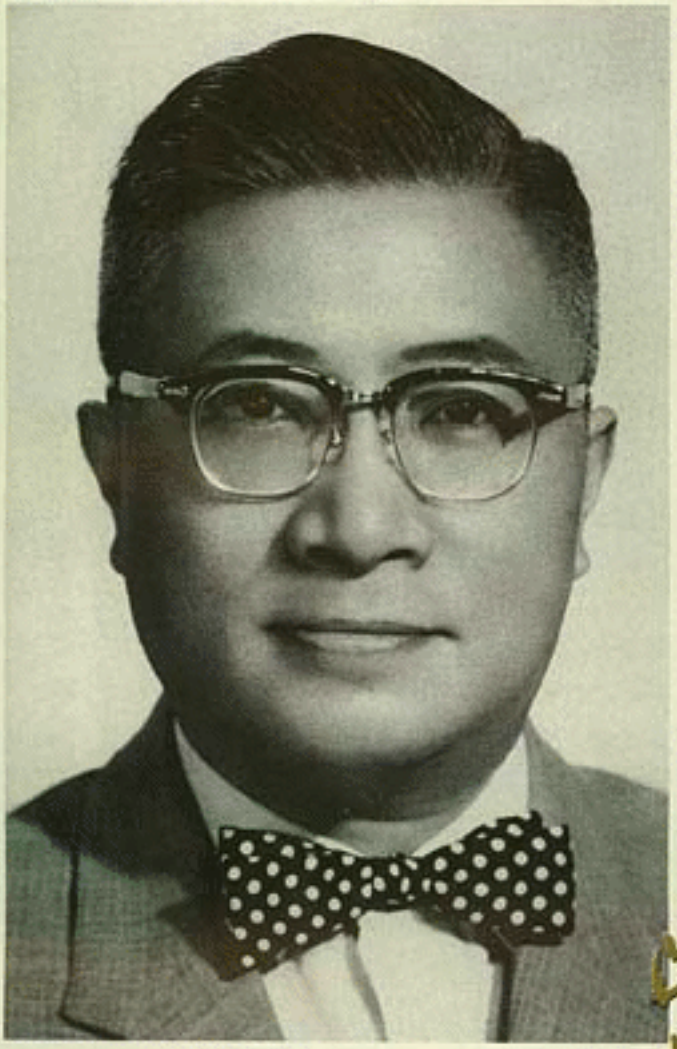
抗战时代生活史

陈存仁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陳春仁

（1908—1990年）

著 者 简 介

陈存仁(1908—1990 年)原名陈承沅,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名医。1908 年生于上海老城厢一衰落的商人之家。八岁失怙,由伯父资助读完中学,后考入“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后,师从名医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9 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

1928 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首印一万四千份,行销全国。

1929 年 3 月 17 日,被全国中医界推选为代表,赴南京抗议国民党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的“推翻中医药决议案”。抗议最后取得胜利,提案被撤销。

1935 年,主编三百余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并配以精美的彩图,由世界书局出版,先后印行二十七次。

1937 年,主编《皇汉医学丛书》,内收集汉医书籍达四百多种,由世界书局出版。

1947 年,被选为上海市第一届参议会议员。

1948 年,被选为全国中医界的国大代表。

1949 年初赴港行医。

1957 年,被推选为香港的高级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该院属半官方机构,规模极大,非名流不得任此职。

同年，出版了一部专讲中药饮食疗法的著作《津津有味谭》（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以及《中医师手册》。

1968 年，荣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以表彰其对汉医学的杰出贡献。数年后，蒋纬国先生亦获此殊荣。

同年，编撰出版了《中国医学史》。

1970 年，被选为香港苏浙同乡会副会长，该会在香港是一个极有实力地位的民间组织。

1979 年，应日本出版社“讲谈社”之邀，编纂四大册《中国药学大典》，1982 年正式出版。

1985 年，移居美国。

1990 年 9 月 9 日，因突发心脏病，于洛杉矶寓所去世。

出 版 序 言

我在诊余之暇，曾经写述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情况。第一次写成一部《银元时代生活史》，记述我从小到开业十年时光的生活情况。我本是一介寒士，辛辛苦苦地学成行医，内中比较有价值的是长者丁福保先生，告诫我“理财方法”，固然在后来洗净了孤寒贫苦的穷态，居然在上海威海卫路二号兴建了一座国医大厦，藏书近一千万卷。

第二部个人的生活史，叫作《抗战时代生活史》，因为日本军人在上海掀起侵略大战，穷凶霸道，深入内地，残害良民，无所不为，杀死成千成万的同胞。我留在上海孤岛，插翼难飞，但屡次灾祸临到我身上，总能化险为夷。中间还有一位盛君，因我曾经为他看好过一场大病，他算是报恩之意，请我参加整个华北、华中的贩毒组织，这是许多贪财的人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却用轻轻松松的手法，既不令盛君难堪，也脱离了这种毒祸万人的羁绊。结果盛君入狱，不知所终。

我在敌伪末期，最后还在跑马厅里看到日本海陆空三军首领和成千上万的日本军民跪在地上，聆听日皇裕仁的投降停战命令。那时节，一切日本军民都痛哭流涕，跪在地上，解除军刀枪械，接受投降停战命令。

我在这本书中，又记述一个黑龙会大汉奸，冒充中国接收大员，移居虹口。这件事实，因为描述曲折离奇，曾经由美国亚哈瓦大学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同学会，请我编成一部话剧。我动笔写文字是会的，但要我写剧本是不容易的，最后勉勉强强交了卷。经过话剧团修改，居然大家叫好，而且轮流在美国各大学演出。关于这一段情节，究竟写得好不好，不妨请读者自由批判。总之，这一部《抗战时代生活史》就是我身为一个中国人留在上海时又悲愤又狂喜的生活情况。如今可作为雪泥鸿爪而已。写到这里，不敢云序，作为引言而已。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日　陈存仁识于香港

目　　录

战事爆发在上海…… 1

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1)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3)　战争爆发　万众欢腾(5)　四郊难民　聚集租界(7)　弹落闹市　死伤无数(9)　乐土不安　弃婴剧增(12)　深宵奔走　打破难关(16)　人人遭难　事事为难(19)

烽火三月话上海 …… 21

古堡扬威　出人意外(21)　宝山陷敌　兽行暴露(23)　战事激烈　租界筑墙(25)　囤积居奇　演成风气(28)　身陷敌区　目击惨剧(29)　八百壮士　誓死抵抗(34)　阵地转移　枪声静寂(36)

十里洋场成孤岛 …… 38

国军撤退　民气消沉(38)　群丑蠢动　袍笏登场(40)　狐群狗党　初期汉奸(42)　繁盛地区　人头高悬(43)　人口突增　空屋皆满(47)　战争挫败　租界繁荣(49)　前方浴血　后方作乐(50)　家家储粮　米商发财(52)　首都沦陷　大肆屠杀(53)

褚民谊糊涂一世 …… 56
初到上海　表演踢毽(56)　再到上海　结交闻人(57)　游杭携妓　求签问卦(59)　排除中医　全国反对(60)　粉墨登场　引起非议(64)　为美人鱼　擦油拉马(65)　初度见面　自述身世(66)　爱好越剧　滋生事端(68)　身陷孤岛　放浪形骸(70)　兔阴博士　由来有因(72)　生也糊涂　死也糊涂(73)

傅筱庵热衷做市长 …… 77
南京沦陷　民心动摇(77)　和谈开始　国军布防(78)　旧官请出　新官上任(79)　市府开支　仰给日方(82)　沪西歹土　潘达上任(83)　伪府开支　财来有方(89)　七十六号　谈虎色变(89)　杀人魔王　坚请出诊(90)　枪击不中　刀下无情(95)

维新政府一台戏 …… 98
爱好古玩　斧下丧命(98)　翠雕八骏　价值连城(101)　陈群潦倒　静极思动(105)　宏济善堂　支持伪府(109)　弃官不干　腾传众口(111)　陈群藏书　化公为私(113)

七十六号成魔窟…… 116
七十六号　首先开张(117)　国军败退　汪氏变节(118)　托辞和平　实行卖国(121)　巧立名目　组府还都(122)　金钱万能　群丑毕集(124)　国旗之上　多条尾巴(127)　报纸之外　新闻更多(129)　同是奴才　互相倾轧(131)

善堂包销热河土…… 134
驴场邂逅　识盛文颐(134)　多年不见　飞黄腾达(137)　贩毒内幕　惊心动魄(141)　名为善堂　毒害人民(144)　毒雾弥漫

鬼哭神号(146)　蛇鼠一窝　你争我夺(148)　害人害己　因果不爽(151)

到处绑票到处杀…… 152
掳人勒赎　市民震惊(153)　绑票盛行　市民骇然(156)　绑票之危　险及己身(159)　精神分裂　魔鬼缠绕(162)　为虎作伥无恶不作(166)　领户口米　引起疫病(169)　司法部长　死于跳虱(170)

不知人间是何世…… 172
英美势力　扫除一空(172)　个中秘密　丑态百出(174)　股票狂潮　由盛而衰(177)　向导新兴　形势大变(179)　话剧风行卖座甚盛(181)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183)　晨舞开始　跳到天光(183)　妓院冷落　名花转业(185)　乱世枭雄　突然死亡(186)

抗战八年心境苦…… 191
孤岛生活　日益困难(192)　被困七年　谣诼纷传(195)　黄金美钞　极受重视(196)　接管租界　举行庆典(198)　一道命令全市焚书(199)　文化人士　突受威胁(200)　辞去保长　黑名单来(202)　古法今用　结绳而治(205)

新闻封锁更苦闷…… 207
荒淫无度　赌注巨大(207)　行长吃粪　腾笑众口(211)　封锁新闻　苦闷万分(214)　贪污成风　上行下效(216)　一代名医死于冤狱(218)　囤药发财　惨祸俱来(223)

因果报应转瞬间…… 230
民间三老　活跃一时(230)　宪兵追踪　间谍累我(232)　因果不爽　亲眼目睹(237)　痛饮泄愤　深自悔恨(239)

电影戏剧受控制…… 241
日军进占　垄断电影(241)　话剧兴起　从此着迷(243)　瘦鸥名著　搬上舞台(245)　石挥演红　英子病倒(247)　乡人误会要掘祖坟(252)　军票祸患　甚于洪水(256)　伪军滋扰　民不聊生(259)　伪造鸦片　害人害己(262)　物资交换　换来川土(264)

一滴汽油一滴血…… 266
一滴汽油　是一滴血(266)　英美侨民　入集中营(268)　冒牌洋货　多人致富(272)　公教人员　苦不堪言(274)　日本军队亦闹反战(274)　军纪腐败　贪污成风(277)

醇酒妇人成风气…… 279
汪氏遗孀　退居广州(279)　日人养猪　待肥而宰(280)　皮帽子军　昙花一现(281)　国军撤退　遍地游击(283)　抗战必胜信念不变(285)　投机买卖　由盛而衰(286)　杀胚黄某　终于被杀(288)　最后一年　畸形繁荣(291)

日军曲膝遍地哭…… 295
跑马厅中　哭声震天(295)　紧急电报　雪片飞来(298)　俄国机构　另有消息(299)　《时代杂志》　消息最准(300)

深入虎穴幸脱身…… 303

老友相叙　聊慰寂寞(304)　身入虎穴　幸得脱身(305)　说无来由　确有来由(309)　为报亲仇　完成壮举(313)　书画古玩换粮糊口(316)　市民读报　反面推测(318)　晴天霹雳　广岛被炸(319)　喜讯传来　不知所措(321)　日军拍门　饱受惊惶(323)　一场惨剧　亲眼目睹(326)　八年怨气　一旦倾吐(329)　兴奋过度　不知所措(330)

后记…… 33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战事爆发在上海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本侵略上海，直到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日皇下诏投降为止，这是近代史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住在上海一生之中最难忘的八个年头。

中国抗战了八年，虽然公私书籍记载频繁，但是目下存书不多，见到的人越来越少，况且现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军阀已经完全倒下去了，时势推移，局面全非，中年人记忆日益淡薄，三十岁以下的少年人，简直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过我在上海亲身经历实况，可以反映出当年上海人在沦陷八年中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现在执笔仍然记忆犹新，惟感年月时日以及地名人名，每每想不起来，而且容易把事情和年月弄错，这是我上了年纪的必然现象，要是如今再不写出来的话，恐怕再过几年更加糊涂了。

战事未起　间谍密布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第一是上海在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

昆山为止，昆山以西，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一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里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久已受到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一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相成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上海市政府在那年的八月五日起就由俞市长带了十六名他认为亲信的人员和八个卫士，在法租界白赛仲路一座神秘的屋宇之内，办理一切公务，上海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得而知的。

白赛仲路的办公处，五号上午开始办公，下午就有日本同盟社送到一份油印的新闻，俞鸿钧见了这个新闻稿为之骇然，因为他在此地办公是极端秘密的，何以当天就被日本方面知道了呢？

日本同盟社送来的稿件分为两种，一种是报纸用的新闻稿，一种是不公开的参考资料，在参考资料中就提到上海市政府已秘密迁移，且将全部人员名单调查得一清二楚，后来才发觉，俞鸿钧的秘书行列中有一法文秘书耿绩之，就和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同盟社每天送来的参考资料，竟然把南京最高当局每天给俞鸿钧私人的密码公文都译了出来，足见日本人间谍，不仅上海市政府有之，连政府最高机关都有，这么一来，才把俞市长吓坏了！

日本人在八一三之前，驻在上海的军队实在很少，其实不能应付较大的战争，他们所依仗的力量，只有三分是兵力，七分却是这一批间谍的情报，他们对国民政府和市政府的情报了如指掌，所以一味靠“吓”和“诈”两个字，要令中国政府屈服。

当时民情和舆论，一致主张抗日，要对日本决一死战，所有报纸都同样主张要强硬对付，其他出版物如“抗日必胜论”等小册子，销数竟达数万册。表面的情况是如此，而当政的人都知道日本间谍已经渗透了全国上下，等于一个梨子已经从核心里腐烂出来，所以主张“不到最后关头，不作最后牺牲”。

在时局最紧张时，国民政府百般委曲求全，如代表国民党的《民国日报》登载了一段提及日本皇室的新闻，日本军部就认为是侮辱元首，要求停版，政府竟然立刻应允。

市政府在南京路大陆商场设立了一个新闻检查处，处长为陈克成，日本人又要求撤换，市府也马上答允。原来其中潜伏着一个叫黄香谷的人，也是日本人的间谍。

在这般情况之下，对日本人任何要求都唯唯答应，大家以为战事可能打不起来，所以从闸北逃到租界上的人，虽成千成万，但是因此时的局势时紧时弛，有好多人又搬回了闸北。

国军开到　惊喜交集

当时上海市政府在市中心区，无数市民散居租界周围的闸北、南市、沪西和浦东，以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内。所谓公共租界，是英、美、日三国全都有份的，英美两国为了避免纠葛起见，将虹口区划作日本人的防区，我住在英租界的中心区，所以即使战事发生，我的住处当时还不会波及。

在八一三前半个月，报纸的记载虽有山雨欲来之势，但是天天情况不同，今天说非战不可，明天又说可以妥协，究竟是“战”是“和”，任何人都断不定。

要是战事爆发的话，一定在虹口区与闸北区互相对峙，我虽安居在英租界中心，但因上海国医公会办了一间中国医学院，占地五亩，自建大厦七座，是在闸北宝通路。这个建筑物虽说是公会所办，但是建筑的全部费用五万元，是由我和丁仲英老师两人签发债券负责借、负责还的。当时的五万元，实际币值比现在港币一百万元还大，我负上了这个债务的责任，又担当了总务主任的名义，所以每天清晨七时，一定要坐汽车到学院中去处理一切，此时学院的师生已逃避一空，但是如何善后？如何看管？着实要费些脑筋。

八月十一日，正在风声鹤唳的紧张情况之中，我一清早就赶到闸北，忽然看见无数军服辉煌的国军，威风凛凛地在闸北布防。本来一二八之后的条约规定上海不得驻扎军队，此时竟然有国军开到，这等于说明国民政府已象征着决心抗战的布置。闸北老百姓们见到这种情况，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国军准备作战，惧的是祸及己身。数十万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由闸北逃入租界，我坐着汽车想开进去，可是人潮正在冲涌出来，车辆简直无路可走。

我心想今天该是最后关头的一天，我无论如何要到中国医学院去处理一下，我知道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到宝通路，但是此时国军已架设铁丝网，只准人出，不准人入，我心生一计，就在西瓜摊上买了无数大西瓜，装满了一汽车，开到闸口，对防守的国军说：“我是来慰劳的。”防军便把闸口开放，让我进去，西瓜搬下车了，防军拍手欢迎，接着我就一直开到中国医学院，此时院门大开，两个校役正在打包袱，准备离去，我说：“慢，慢！这次战事一开，这所学校一定会炸为平地，你们也不必看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等我做好了，我带你们同坐汽车离开。”

于是，我坐在校务室，想了很久，就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给军事当局的，说中国医学院全部新建，内有学生寄宿用的铁床四百多张，希望国军接收作为伤兵医院，同时把宿舍所有的锁匙，贴上了房间号码也一并交给他们。于是我将大门锁上，带了信和锁匙，交给一位军人，要求他转送司令部，我在离去之前，在学院中巡视一周，不胜依依，因为这所学院的一砖一瓦，都是我和丁仲英老师的心血所寄。（按：这所学院，地近八字桥，后来在战事最剧时，我认为一定已炸为平地，哪知道这所学院始终未受炮火损坏，国军退出之后，日本军人把这个住所改为“中影制片厂”，在广场上搭了四个摄影棚，拨交影业巨头张善琨应用，胜利后又改为中央制片厂；上海解放后，又改称上海第一制片厂，据说现在还是片场。）

战争爆发　万众欢腾

日本人对这一次的战事，虽然摆足“华容道”，实际上只有海军陆战队数万人，真正的全面战争，这点人数是不够的，他们依仗的力量，第一是汉奸活动，窥透了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情况，对京沪路国军部署情形，简直像看玻璃房屋一般的清楚。

文的方面，俞市长早被包围；武的方面，是杨虎当着一个没有军队的警备司令。在八一三之前，忽然到了一大批国军，日本人倒手足无措起来，于是只得改用恫吓的方法，当晚命令虹口所有商店住宅完全把门关闭，挨户口头通知，不准窥看，同时有成千成万的日本军队由兵舰登陆，每一个军人胸口绑着 X 形的白色皮带，戴着防毒口罩，这般的模样在虹口区整整闹了一个晚上，居民大为恐慌，纷纷传说这支军队是“毒气队”。次晨，几十万虹口居民都逃避到租界中心区，后来才知道这完全是恐吓手段，实际上，日本人希望中国不战而屈服，

所以在八一三早晨，还对市政府送了一个最后通牒，说如国军撤退，一切都可以谈判。

哪里知道八一三晚上，国军人人想决死一战，胜败在所不计，等枪炮之声一起，几千军队首先从闸北攻打虹口日本海军司令部，日军伤亡很多，可是司令部的堡垒攻来攻去攻不下，国军也牺牲不少。另一方面，国军由华界“虹镇”出击，攻打日军心脏部分，先锋部队一直打到虹口汇山码头。日军虽勇，死亡也以千计，这一来，日本就感到军队的实力不够了。

八月十四日早晨，国军的空军出动，轰炸黄浦江中的日本主力舰“出云号”，虽然没有击中，但是附近的军舰却受了很大的损失，上海市民见到这般全面战争的序幕已经展开，欢欣鼓舞，租界上的华文报纸，一致主张要清算甲午以来的旧账。

这时节我也高兴得了不得，各界人士赶紧组织各种民众性的后援工作，其时日本军队在上海的数字实在不多，一下子可能有歼灭之望，国军的英勇，战斗力的强韧，都高度发挥了爱国雪耻的精神，让上海所有中国人深深地透了一口气。

八月十四日，上海南市大火烧，烧到通天都红，我的老家在南市王信义浜，也被烧成一片平地，幸而我早已将母亲接到租界上来，才免受惊吓。老宅一经焚毁，我的母亲就泪盈于眶地对我说：“老家别无可恋，但是有一套紫檀木的家具，是我嫁时妆奁之物，在你六岁时节，我家的三家绸缎店同时倒闭，你八岁时，父亲逝世，抚养你长大，家中四壁萧条，旧物就卖剩这套家具，现在竟然付之一炬，我实在心痛。”我就安慰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日后我还可以再买一套更好的家具。”我母亲才展颜微笑。

在这一次南市的大火中，可以说：南市数千家人家，都受到同样的损失，闸北的惨象更不必说。第一晚的炮声枪声，从租界听来震耳欲聋，有不少楼宇的玻璃窗都被震碎了，大家既是惊慌，又是高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